

三隱合稿  
坤

韜  
三  
藏

~16  
2318  
2止





2318  
2-2

三隱合稿卷之二



文明公桎隱先生逸稿

附錄

有明高麗國推忠贊化輔理功臣匡靖大  
夫門下評理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  
兼司憲府大司憲桎隱先生家狀

先生諱祿生字孟耕姓田氏潭陽人也桎隱其

號也

見潭陽田氏族譜

潭陽之田華胄遙遙其讚先生

真者至有齊侯流裔晉代衣冠之語

見馬融所撰畫象讚





高麗忠烈王元年冬十月韓文惠公康朴文懿

公恆典貢舉

詳見高麗史選舉志科目

有諱得時登文科一

等官至府使

見法譜

是於先生實為六代祖而始

起家於潭陽自是門闈趾美奕世燁燁

見田影所撰族

譜

五代祖諱子存顯為判典校寺事進賢館直

提學高祖諱勝允知都評議曾大父諱公逸知

諫議大夫王父諱永判司僕寺事

見法譜

考諱希

慶歷舍人

見李禧牧隱集

至朝奉郎知榮州事贈奉翊

大夫密直副使妣熊神徐氏長沙監務諱成允

之女是實生三隱先生長即先生次未隱諱貴

生三司左尹季耕隱諱祖生工曹典書

見族譜

俱

以文章德行為時名宰

見白惟讓所撰議政公佐命行蹟

然若

未隱先生有蘊不火施委社于後庸啓我 聖

朝沙麓之祥

按宋隱先生曾孫可植魁科禮曹

贈領議政可植玄孫佐命

以季拜官

聖妃配

成廟推

右議政尹壕誕

若耕隱先

生有大材可扶明堂恭愍王至以博陸忠武侯

期之

按耕隱先生與寡圍隱夢周為道義交圖

章時人有望扶明堂况蒙付先生以某年月日



生五歲知讀書能綴句八歲誦益松詩曰山中  
 三尺歲寒姿移託益心亦一奇風送濤聲來枕  
 細月辛疎影上牕遲枝盤更得栽培力葉密曾  
 沾雨露私他日棟樑雖未必草堂相對好襟期  
 見者異之見金齊顏師友名行錄忠惠王朝登第見履史本傳  
 補濟州司錄又見本傳入為典校校勘又見本傳思穆王  
 三年丁亥春以校勘為整治都監官見本傳○凡一事而  
屢見者止書首見處復概此蓋是年二月元以羣小尚未盡  
 去弊政多所未革使臣金永暉之還也元主傳

密旨令王復以王煦為政丞以整治之於是遂  
 置整治都監以煦及永暉安軸金光轍等三十  
 餘人為屬官分遣使臣于諸道整治弊政詳見履史  
穆王紀忠三月先生以整治都監官究治權豪見本傳  
 杖殺元皇后族弟奇三萬於是行省理問所  
 下整治官先生及佐郎徐浩等于獄見提綱四月  
 左政丞金永暉告王曰殿下何囚整治官王曰  
 三萬奪人田五結何至於死永暉曰三萬怙勢  
 縱恣奚止奪五結田王召理問河有源問之永



咄曰我等親奉帝命先治元惡浩祿生奚罪乃

自繫行省獄王命出之

見麗史金永世傳

五月政丞王

儉與金永咄呈書于僉議府曰我等親奉帝命

整治本國今行省理問所以三萬之死歸咎都

監囚徐浩田祿生理問河有源挾私枉問必欲

誣服自今不能整治冀轉達中書省

見麗史十王煦傳

月甲午元以三萬之死遣直省舍人僧家奴杖

整治官先生及白文寶申若平河楫南宮敏許

湜安克仁徐浩等十餘人

見麗史忠穆王世家

忠定王二

年庚寅九月先生中征東鄉試

見本傳

恭愍王朝

嘗除御史

見救應集

六年丁酉九月以起居舍人與

右諫議李穡右司諫李寶林左司諫鄭樞等上

書極論鹽鐵別監之弊

見本傳

曰今特遣別監以

鹽鐵為名民聽必駭下一新令吏緣為奸弊生

百端別監必欲多得稅布因而要寵民不受蓋

無異平日納布之苦今益甚矣若令存撫按廉

行之民以為常不至驚駭持以歲月課其功緒

民不敢違必有成效况永陵之時人所聚歛無



所不為獨於蓋鐵別監一試之而不復議况今

一遵祖宗之法以清明為治而議及於此恐為

盛代之累見麗史食貨志鹽法王名臺諫宰相問利害禱

寶林稱疾先生樞固執前議不變見本傳遷殿中

侍御史又見本傳○按麗史恭愍五年嘗拜雞林

判官見李齊賢益齋亂稿○按先生為雞林判官時牧隱李公凡三寄詩而考其編次則

在戊戌已亥矣辛丑春以司諫出為全羅道按廉使見

益齋亂稿五月奏啓極陳倭寇防禦之弊曰自有倭

寇以來一道置戍多至十八所軍將虐州郡以

立威役戍卒以濟私遂使凋弊逃散及寇至夏

徽州郡兵謂之煙戶軍未見禦寇種以害民不

若罷諸戍令州郡謹烽燧嚴斥候以應變如不

得已當審其要害省其戍所則民力舒而軍餉

節矣見本傳嘗拜郎中見李綱平齋集十月紅賊渡鴨綠

江至興義驛詳見麗史恭愍王世家十一月丙寅王南狩

先生以侍御史按麗史恭愍五年扈駕從之見

嘗為中書舍人知製誥見牧隱集壬寅春官制行

改內書舍人見真樞集六月以諫官上疏請罷知



密直司事睦仁吉見東國通鑑 恭愍王紀蓋仁吉素與典

法判書李子松有憾于松奉使如元都堂餞之

仁吉使酒扼子松吭而罵之監察司劾之仁吉

訴臺官于王與法司再劾之王不聽至是先生

上疏論之曰仁吉暗險麤暴起自微賤位至宰

輔挾功驕恣肆其狂暴辱于松憲司劾之曾

不知愧欲蓋其愆反訴臺臣是恃殿下之恩而

蔽殿下之耳目也殿下豈可以負綫微勞輕左

右耳目之司乎非所以示公道也見麗史睦王 仁吉傳

不得已罷歸田里見東國通鑑九月辛酉侍從清州之

拱北樓王覽權漢功舊題句令文臣次韻先生

亦和進見輿地勝覽癸卯閏三月乙酉以典理摠郎

按麗史恭愍十一年改吏部侍郎為典理摠郎錄辛丑扈從功二等見麗史

其制父母妻超三等封爵官其子一人七品

許初入仕子孫蔭職敘用賜田五十結奴婢五

口又見麗史累轉左常侍見本傳是年先生修聘浙東

見麗史蓋時方國珍據台州詳見麗史按國珍

據台州台故先生以宰相膺使命金公方礪為



副皆時之選也浙東人稱其知禮見陽村樂明年六

月乙卯先生還明州按明州屬浙東司徒方國珍遣照

磨胡若海偕來獻沈香弓矢及玉海通志等書

見麗史十一月丙寅拜監察大夫又麗史忠宣後改

司憲府大司憲為監察司大夫恭愍五年改監察司為御史臺大夫如故十一季復改御史臺

為監司至乙巳二月王以公主即恭愍王妃魯國

之娠彌月赦先生與掌令李茂方擇情不可原

者復囚之前此糾正宋綱與大護軍韓仲寶爭

路由是重房憲司有隙至是倖宦尹祥為上護

軍重房噉前事使祥譖于王王大怒將下先生

獄侍中慶千與諫乃止見本傳四月辛丑以監察

大夫如元進禮物于皇太子又贈廓擴帖木兒

及藩王等麗史是月甲辰為密直提學又麗史七

月庚辰拜雞林尹又麗史丙午三月庚子又以密

直提學聘于河南王廓擴帖木兒又麗史至燕京

元惡其私通不許其往詳麗史命先生東還詳麗史

時軍簿佐郎金齊顏以書狀官從之謂先生曰

公大臣不可留予且留遂稱疾留燕見麗史金齊顏傳



六月壬戌先生還

見麗史

齊顏寄書其兄齊閔曰

燕都雖不如昔丈夫可居之地也王以齊顏有

異謀徵例賜錢穀齊顏自燕單騎走河南曰宰

相田某被令旨還國齊顏以王命不可不達又

樂聞大王名不遠萬里而來

見金齊顏傳

丁未七月

壬辰先生為慶尚道都巡問使

見麗史

出鎮合浦

見姜淮仲所撰古文真寶誌

清心省事久不遞代從民望也

見李達表壽亭集詩註

嘗拜政堂文學

見師友各存錄

辛亥三月

同知貢舉取金潛等三十一人

見麗史選舉志科目

七月

己巳拜司憲府大司憲

見麗史

初大司憲孫湧曰

詣辛曉家啓事曉坐堂上湧每出入伏地堂下

詳見東鑑

至是年秋曉伏誅流湧以先生代之

見東鑑

癸丑七月乙巳以政堂文學為江寧府院大君

師傳

見麗史

時王命知申事權仲和往前政堂李

穉第會文臣議改牟尼奴名曰禍仍名侍中慶

復興密直提學廉興邦政堂文學白文寶議封

禍江寧府院大君

見麗史

禍傳百官賀

見麗史

命儒臣

傅之

詳見提綱

使先生及文寶大司成鄭樞等為師



詳見麗史嘗為西北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 見麗史

史十二月戊戌捕稱僧釋器者斬之 又見麗史先是

有永陵孽子釋器者孫守卿等倚以謀變既伏

厥辜羣臣皆謂既本宜除 詳見麗史王遂安置于濟

州至海擠水釋器不死匹匿 見麗史至是釋器

同行僧者在平壤府誘集兇徒潛謀不軌先生

與西海道都巡問使金庚捕獲斬之 又見麗史甲

寅四月丁未以判開城府事再為慶尚道都巡

問使 見麗史出鎮合浦 見麗史初以崔瑩為慶尚

全羅楊廣道都巡問使大司憲金續命持平崔

元滂啓瑩嘗為都巡察使六道騷動不可復為

巡問王令都堂臺諫薦可代者 詳見麗史以先生代

之 見麗史嘗賜推忠贊化輔理功臣之號 見本傳又

嘗拜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階匡靖大夫

見家藏又嘗兼司憲府大司憲 詳見麗史辛禡元年

乙卯正月為書筵師傅 見提綱時禍承襲始置

書筵以先生及李公茂方為師傅 見辛禡傳夏以門

下評理 見本傳與諫官李詹等請誅李仁任 見與勝



覽 先是恭愍王十八年己酉大明 太祖高皇

帝遣使告定天下詳見提綱越明年庚戌始行洪武

年號詳見提綱及甲寅四月 帝遣禮部主事林

密孽牧大使蔡斌令進耽羅馬詳見東鑑九月林密

蔡斌等還又詳見東鑑遣密直副使金義領馬三百

匹送定遼衛又見麗史是月甲申王見弒太后欲立

宗親仁任謀竊國柄欲立辛禍率百官立禍或

謂仁任曰自古國君見弒為宰相者先受其罪

帝若聞先王之故與師問罪必不免莫若與

元和親仁任然之遣贊成事安師琦陽言餞行

密諭金義中路殺斌等以滅口詳見麗史李仁任傳十一

月義殺斌執密奔北元詳見辛禍傳由是人心疑懼

未敢通使 朝廷詳見李仁任傳至是年正月大司成

鄭夢周等陳大義以謂邇來變故當早詳奏使

上國釋然無惑豈可先自疑貳構斷生靈始遣

使告哀詳見麗史鄭夢周傳時有邊報北元將以兵納播

王暉孫脫脫不花詳見李仁任傳四月仁任率百官詣

孝思觀盟于太祖真又詳見李仁任傳會判事朴思敬



自北元還白太后曰納哈出謂臣言爾國宰相  
 遣金義請云王薨無嗣願奉播王為主故帝封  
 為爾主若前王有子朝廷必不遣播王也太后  
 召仁任曰予聞宰相遣金義如元久矣卿等獨  
 不知乎禍下師琦巡衛府師琦知不免拔佩刀  
 自刎又詳見李仁任傳仁任與宗親耆老文武百官連  
 名為書呈北元中書省曰先王伯顏帖木兒即恭  
 王孫脫脫不花安生異心欲要爭襲乞賜禁約  
王蒙古號遺旨令親男元子禍襲位今來乃知播

又詳見李仁任傳與校令朴尚衷與林樸鄭道傳等以

為先王既決策事南令不當事北不署名詳見麗史

朴尚衷傳五月北元遣使來曰伯顏帖木兒王背我

歸明故赦爾國弒王之罪詳見李仁任傳仁任與池

齋欲迎之三司左尹金九容典理摠郎李崇仁

與儀副令鄭道傳三司判官權近上書都堂又詳見李

仁任傳曰若迎元使一國臣民皆陷亂賊之罪他

日何面目見玄陵於地下乎詳見麗史金九容傳仁任慶

復興却不受令道傳迎元使道傳詣復興第詳見



李仁任傳曰我當斬使首而來不爾則縛送于明

詳見李仁任傳至東鑑辭頗不遜仁任復與乃流道傳

是鄭公夢周與文臣十數人上疏請勿迎曰念

吾東方僻在海外自我太祖起於唐季禮事中

國其事之也視天下之義主而已頃者元氏自

取播遷大明龍興奄有四海我上昇王的知

天命奉表稱臣皇帝嘉之封以王爵錫賚相

望者六年于茲矣今上即位之初賊臣金義因

禮送天使中路擅殺反八北元與元氏遺孽

謀納密王既殺天使又背其君惡逆甚矣誠

宜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而殺

之然後已也國家不惟不問金義之罪反使宰

相金湑奉貢北方吳季南封疆之臣也擅殺定

遠衛三人張子温等金義一行之人也不達定

遠衛公然還國又置而不問今北使之來議遣

大臣禮接境上乃曰不欲激怒北方以緩師也

夫元氏失國遠來求食冀待一飽以延須臾之

命名爲納者實自利也絕之則示我之強事之



則反驕其志其欲緩師實速之也况又 朝廷  
初聞金義之事固已疑我矣又聞與元氏相通  
而不問金義之罪則必謂我殺使與敵無疑也  
若與問罪之師水陸并進國家其將何辭以對  
之乎其欲緩小敵之師實動天下之兵也蓋以  
前日羣小之變當時宰執恐被 朝廷責詰實  
有與金義通謀欲以絕 上國安師琦情見自  
芻是也師琦既死宜速定計以快衆憤而至今  
未有聞也人情洶洶恐生他變伏惟殿下斷自

宸衷執元使收元詔縛吳季南張子温并金義  
帶行之人送 京師則曖昧之罪不辨自明乃  
約與定遼衛養兵待變聲言向北則元氏遺種  
斂跡遠遁而國家之福無窮期矣詳見鄭夢周傳○按鄭公  
本傳曰時北元遣使賜詔權臣李仁任池翁欲復事北議迎其使夢周與文臣十數人上書云云池李俊忌之貶流彥陽又接成傳霖所撰鄭公行狀曰乙卯北元遣使來其詔有謾語權臣李仁任池翁欲復事元議迎其使公與文臣十數人抗章論列請却不納詞甚剴切池李俊忌貶公彥陽餘悉流遠州蓋當時先生至於杖朴公流而道卒則其尤爲池李之甚忌可見矣  
尚衷亦上疏請御之曰當今之勢正所謂厝火



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謂之安者也  
有識之士孰不痛心先王初薨未葬 大明使  
臣猶在境上而遽興事北之議使人心眩惑者  
何人擅殺定遠衛所遣人者何人唱訛言使定  
遠軍人之欲迎使臣者遁去而不恤者何人先  
王所命護送使臣者不唯金義而大臣受先王  
命至安州自還者何人欲以西北軍擊定遠衛  
者何人裂金義之書以滅口而所謂擅殺人生  
事者及叛賊毋黨置而不問者何哉義叛逾月

而不欲達之 朝廷何哉崔源之奉使果皆出  
於大臣之意乎今又聞北方使人與金義同叛  
者偕來叛賊而自回其謂已有罪而本國不問  
乎然則義之叛其必有使之然者此乃危急存  
亡之一大機也爲臣子而反先王事大之意至  
使殺 天子之使而奪其馬罪惡孰甚焉而一  
二臣心懷不忠規賣國而自利欲以其罪惡嫁  
旣於國家必欲使宗社夷滅生民糜爛而後已可  
不痛哉事勢至此而殿下不與二三大臣之忠



三才圖會卷之二

直者早辨而處之則將如宗社何將如生民何

倘殿下曲察臣言有以處之使宗社再安生民

永賴則臣之一身萬死無恨矣詳見朴未幾朴

公復上疏極陳李仁任主張事比之議之罪請

誅之詳見於是先生與李詹等請誅仁任見與

覽○謹按先生於是舉也卒為禍首則想必有

其疏而令無所考惟興地勝覽及海東雜錄海

東文獻錄并作與諫官李詹等請誅李仁任而

又諸史皆云辭連其獄故今於李詹等疏特詳

之蓋孰是疏而參以鄭朴兩公之疏則其大意

一致然則李公之疏亦主於斥背明附元之

議而其於請誅亂賊之罪尤急焉先生雖別無

其跡其與李公同請誅者實義正理明之甚而

况終作禍首則其烈烈焉尤可想矣且以鄭文

惠之首陳大義而其教書至云厥後胡使之來

書詞不順當時郊迓之議小大皆然率李詹伯

莫之徒極陳不可忤仁任也論之輩未得見春

然則當時諸賢之言事者志同道合互相倡率

又可見矣豈以與李詹等請誅之語有所輕重

緩急於其間耶况缺成於李詹始發之後而諸

公弁逮則先生之亦與李詹等請誅者尤為無

憾於先主之六月右獻納李詹左正言全伯莫

大義理也 等上疏曰守侍中李仁任陰與金義謀殺 天  
使幸而獲免此國人所以切齒痛心者也按此與真  
公夢周疏所謂賊臣金義因禮送 天使中略  
擅殺反八北元與元氏遺孽謀納潘王既殺  
天使又背其君惡逆甚矣誠宜正明其罪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請討而殺之然後已也國家不



惟不問金義之罪反使宰相金濟奉貢北方之意及朴公尚秉疏所謂先王初薨未葬大明使臣猶在境上而遽與事北之議使人之心眩惑者何人為臣子而反先王事大之意至使發天子之使而奪其馬罪惡孰甚焉而一二臣心懷不忠規賣國而自利欲以其罪惡嫁禍於國家必欲使宗社夷滅生民糜爛而後已可不痛哉之意一欵也

吳季南擅殺定遼衛之人張子温不以金義之殺使告定遼衛

罪當推鞠仁任置而不問罪一也按此即鄭公疏所謂吳季

南封疆之臣也擅殺定遼衛三人張子温等金義一而布之人也不達定遼衛公然還國又置而不問及朴公疏所謂擅殺定遼衛所遣人者何人先王所命護送使臣者不惟金義而大臣受

先王命至安州自還者何人者也近贊成事池齋出鎮西北得

金義書不以上達密附仁任及殿下累索然後

乃聞託以不惑民聽罪二也按此即朴公疏所謂裂金義之書以

滅口胡書之來池齋寫其書削其言之要者以

獻殿下付其書仁任仁任不即上聞罪三也按此

未詳所指疑北元詔也與百官同盟以示專事殿下之意

與胡通欲樹功播王以免他日之既反復姦詐

罪四也按此指仁任率百官詣季恩觀盟于太

日納哈出言爾國率相違金義請云願仁任齋

唇齒煽變將然之既不可測按此亦鄭公疏所謂人情恟恟恐生



他變及於公疎所謂欲以西北軍擊定遼衛者  
何人者也蓋觀於此則後日攻遼之計已有漸  
矣  
請誅仁任與齋又正季南子溫之罪又遣使

聞于

天子

按此亦尋公疏所謂款元使收元  
詔縛吳季南裴子溫并金兼帶行

之人送京師則隱昧之罪不辨自明及朴公  
疏所謂早辨而處之及其後疏所謂既得其罪

人則繫囚之使大臣奉  
表達之天子之意也書上貶詹知春州事伯

英知榮州事

已上并見李仁任傳○今按是疏  
實與鄭朴兩公之疏旨義相類條

陳向符則其謂先生以與李詹等請誅者固無  
間然於先生而况彼仁任輩必害乃已則先生

之為首事而首  
禍尤可見矣七月先生與判典校寺事朴公

尚衷同杖流道卒

見本

時虜揚軍上護軍尚仁

烈親從護軍韓理阿仁任意上書以為諫官論

宰相非細故也諫官是則宰相有罪宰相無罪

則諫官非矣不可不辨於是下詹伯英獄使池

齋與判三司事崔瑩等鞠之辭連先生及尚衷

瑩杖鞠先生尚衷甚慘仁任曰不須殺此輩乃

流之皆道卒

見李仁

時議惜之

見提綱○麗史  
提綱曰李仁任

殺門下評理田祿生典校令朴尚衷又曰尚衷  
慷慨有大志祿生亦有時望皆死非罪時議惜

之○今按朴文烈秦輔所撰播臣先生家傳曰  
田公與先生同禍其守正臨患必有其跡而於

更無所考可恨夫與地勝覽既作與諫官李詹  
等請誅李仁任杖流道外且麗史提綱以李仁



任殺明下評理田祿生典校令朴尚秉特筆書  
老則先生之守正蹈患固不為一跡矣然則其  
所謂於史無所考可恨者蓋先生與朴公同為  
禍首故文烈亦意其必別有其跡而恨史或關  
之無由考也仁任杖詹伯英及方旬閔中行杜尚真

流之又以金九容李崇仁鄭夢周林季先廉廷

秀廉興邦朴形鄭思道李成林尹虎崔乙義趙

文信等謀害已并流之見李仁任傳○東國通鑑史斷曰李仁任也

抗大朝殺使臣迷君誤國之罪在所當誅李

詹伯英之疏曾不負諫職矣而仁烈韓理池李

之鷹犬則其阿意欲軋言者固不足責瑩平之

為君狂悖顛倒不辨邪正則亦不足責瑩平生

以正直自許而反為之助兇黨辱言官嚴加酷

刑羅織一時英雄豪傑之罪悉皆流竄之祿生

文武全材尚衷慷慨有大志俱不保性命其

刑罰枉害忠良之罪不於瑩責誰歟以後日

遼之計觀之則瑩之心即池季之必其右池李

而後諫官亦復何責哉○高麗史幸禍三季北

元遣翰林承旨悖羅的冊禍○始行北元宣光

季號○四季復行洪武季號○九季鄭夢周等

至遼東稱有勅不納○遼東都司移牒曰高

麗臣事大明不克與納哈出透好今聞納哈

出遣文哈刺之花請好高麗厚禮以慰之其於

臣事大明之義如何欲免罪檻送文哈刺

不花以外效其誠不然雖有後患悔之何及○東

國通鑑幸禍士季遣殿堂文學鄭夢周如京

帝怒將加兵于我增定歲貢至是當遣使賀

聖節人皆憚行規避最優乃遣夢周○十一季

鄭愛周與金庚洪尚周謙等還自京師初

夢周晨夜倍道及節日遣表帝覽表畫日曰

爾國陪臣必相託故不肯來日迫乃遣爾也



特賜慰撫勅禮部優禮以送遂放還尚載等初

度賀 聖節尚載謙賀正李子庸賀 予秋以

韓道阻險皆不及期 帝以庚等受命稽緩且

通朝聘 詔使周俸維英等來冊禍為王又賜

發季王 恭愍 已上諸事皆在乙卯以後而

略載其槩者以見 先生既歷事累朝入則宰輔

館閣出則專對藩鎮餘三十年其晚節成仁之

外如大專業大功德何限世序遠耳目莫逮

謹以東國史記諸家詩文及羣書等語叅合編

次如此其略 謹按先生內外本兼諸職不止於

之所封又無可據若謙號則前朝時階匡靖官

評理政堂者例皆得之恐先生受禍之後權姦

纔去而隨以亡故 未及有節惠之與也 而至於言行諸節尤難追

攷試以同時諸賢記實之語採摭而蔽之于後

謹按牧隱李文靖公穉之言曰近世雞林崔拙

翁自號曰農隱星山李侍中自號曰樵隱潭陽

田政堂自號曰桮隱予則隱於牧今又得侍中

族子子安氏焉蓋陶乎隱者也然則其推先生

為隱淪可知而又多發於諸公讚真之辭蓋觀

先生之志者以象為也雲玉山人王氏勲序云

好事者圖其象若淵明以視其志公雖未必謝



每放情物外欲爲松菊主人以效古人耳觀者  
毋徒言其出處尚論其志也然則先生素志又  
可見矣林海王氏德清曰軒然其儀粹然其容  
泠然若清風之灑蘭雪飄然若孤鶴之翔雲松  
是何衣冠之澹雅而意氣之從容耶咸安馬氏  
融曰接人以禮處己以寬雲玉王氏亦曰氣寬  
緩而守固形清婉而神腴跡平常而志遠容冲  
淡而意舒此先生氣象之語而先生天資因亦  
可見又有兼以徵先生逸趣者曰笠道遙於粟

里抑嘯傲於隆中曰昔清隱於彭澤今復見於  
三韓曰雅志丘壑及閑不以鏡而真閑心何必  
在於夫余者亦三賢卽圖之詞也蓋其高風遠  
慕靖節迹此可見而况更尋陶令歸來賦千載  
高風未易攀乃先生所自道也又陽村權文忠  
公近曰文章壑隱琴中趣能繼高風有幾人然  
則李文靖公之以隱爲評者尤可證也其德業  
則益齋李文忠公齊賢曰父老至今懷德音陶  
隱李公崇仁曰相國經綸器麗史提綱曰有時



望其忠孝則東國通鑑曰忠良且先生嘗夜直  
有詩略曰傷時憂國淚盈升感慨間愁復幾尺  
君恩如海報無門暖日香芹徒謾說出門剩見  
鬼擲揄萬事腐心空仰屋永嘉金公齊顏師友  
名行錄載先生此詩曰雖是尋常篇什而其憂  
國愛君之心類如此牧隱李文靖公曰諸公老  
手作陶冶汪度詎容忘孝者蓋先生嘗為舍人  
公上三書于闕下故文靖公作哀哉行以歎美  
之益齋李文忠公曰田郎夙慕君子儒牧隱李

文靖公曰家教熏陶學業成雲玉王氏曰領袖  
成均宐春南氏孝溫曰生效學校修業立朝垂  
各後代且如浙人之稱其知禮讚文之接人以  
禮此先生之學行也曰拜囊懇惻叫闈辭李文  
忠公之所以贈也按叫闈辭當有所指今無考曰慷慨絕倫  
田御史及君政曳裾期補袞李文靖公之所以  
和也此先生之正直也至如晏嬰高節凌首陽  
誰貴食粟曹交長按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凌首陽曹交九尺四寸以長食  
粟而已則今以益齋詩意觀之恐先生乃短小姿也登車攬轡志澄清南



方草木亦知名及舍人有子早知名又文忠文  
靖公之獎先生名節之語也其治績則醴泉權  
氏文海曰嘗通判東都有聲績益齋作詩思之  
曰田郎作倅吾雞林先生之初鎮合浦也霽亭  
李文靖公達衷以雞林尹上禮狀曰按駱轡則  
一道之休稱大著用牛刀則二州之遺愛尚存  
蓋指先生按廉全羅及濟州慶州等治化也又  
上詩曰元帥坐吟詩無心強攻敵感化執奠來  
何必煩羽檄蓋先生嘗送餞酒于李公而其謝

語及此先生之嘯詠雄鎮感化殊俗不兵而威  
竟致其款可見矣其文章則雲玉王氏曰以文  
學發科永嘉金公曰以文名著稱權文忠公曰  
文章壑隱遶城徐文忠公居正曰文章鉅手宏  
春南氏曰文章田某牧隱李文靖公嘗以詩推  
之曰君詩淡如水微風生淪漪公餘佳山水有  
句皆清奇如何不一寄益愧吾蕪辭圃隱鄭文  
忠公諸賢亦多追和先生詩以寓景慕之志高  
麗時以中朝制科爲士林勝事而先生與白公



彌堅金公仁瑄同發解以嘗究治權豪故疾而

沮之未得應舉且國俗掌試者謂之學士文風

所重在於主舉按曹仲諛聞瑄錄曰麗之座主

重貢舉而先生與牧隱李文靖公同掌禮闈所

取多知名士如全伯英李行南在李伯由金若

采柳寬金若恆金震陽廉廷秀曹庶等諸人皆

登門之士也且東國通鑑曰文武全材李文忠

公曰枕戈慷慨從軍詩按從軍詩當有徐文忠

公曰文章鉅手兼總戎兵其橫槊哦詩氣象大

異於雕篆酸寒者之所為也先生之武望又如

此其於斯文又有萬世永賴之功當勝國將季

文教莫振之秋以潭府舊基屬之公家以建文

廟故邑中父老至今稱鄉校為先生舊址且購

來古文真寶始刪增刊行故晉陽姜公准仲曰

桎隱田先生出鎮合浦募工刊行由是皆知是

編有益於學者又曰頗有桎隱先生所刪所增

佔畢齋金文簡公宗直亦曰桎隱田先生首刊

于合浦其清貧則麗史先生傳云某與姜瑣寶



父昌富爲鄰家貧受昌富惠多及璜寶爲儕輩  
所斥不錄禁中題名記先生請同僚錄名同僚  
不從先生竟書之然則其不負人又可知也其  
取士則當出莅雄鎮也一時名士多從辟八幕  
而張中顯衡叔之還西都也陶隱李公曰叅謀  
今後逸遁村李公集之赴合浦也陽村權文忠  
公曰八幕嘉賓亦偉奇陶隱李公曰况得田先  
生爲之主乎鄭公道傳曰從容談笑一書生其  
歎美佐幕之榮可見矣自餘言行之散出於諸

公贊詠者難以委記然顧此所編掇拾於斷爛  
之書則亦非所以盡先生之平生也先生娶某  
氏舉三男長和利仁道丞次恆禮賓寺正次沃  
長沙監務曰漢老長孫以孝子 朝廷授官旌  
閭事在三綱行實曰藝正之子建文己卯先生  
之從曾孫 贈領議政可植榻下登科官至監  
司曰壤監務之子官至左通禮孝子副尉公之  
男生員奮富畬監司之男永元永亨永利永貞  
永成通禮之男主簿雨黍自茲以降子孫甚不



振至永利七代孫松潭公有秋有儒行鄉祀先生墓山今去古已遠莫的其地豈非子孫無窮之痛耶其行狀等文未知初果撰否而今既無見在者惟先生詩文若干篇在於東文選輿地勝覽及雜記雜錄又見於諸家文集師友名行錄及地志等書又播於詩話筆譚及大東韻玉等編若其遺事之載於公私諸書者則互見錯出詳略不齊粹難參攷故今敢區區蒐輯編爲家狀如右後之尚論者庶幾可考而信也哉時

崇禎再甲午秋後孫萬英謹撰

壑隱逸稿舊跋 二首

右壑隱先生逸稿暨副尉公遺蹟并附錄諸編皆不肖所嘗纂輯也嗚呼今去先生之歿垂三百有四十年矣其德業之盛學行之正若清逸之志已多揄揚於史家之書儒門之語及諧真者之辭久而不泯使後人靡有不聞也且其義烈之彰明較著者請誅姦臣李仁任背 皇明附胡元之罪實出於春秋之



三陽合集卷二  
目也遂與圃隱鄭先生同爲首事而潘南村  
先生同爲首旣以至畢命謫路而無悔所以  
東表志士至今誦義拭淚而亦可以有辭於  
天下後世者也獨其文章因旣餘世遠零落  
殆盡顧以姓裔故家而咸無所守者不肖嘗  
庸謔慨然間嘗閱東國史記諸家詩文及羣  
書等語凡文字所存如落落晨星其益可貴  
重非比於全而無缺不肖於是日把三復若  
奉咳唾遂並與其可徵事實而掇拾之又添

八家藏諸牒釐爲上下二卷號曰逸稿蓋收  
於散軼之謂也凡本稿爲一編而附錄亦四  
編也第六篇則又繼之以孫季子副尉公遺  
蹟蓋公之懿行亦有以上先於季理而下  
激於頑媮則餘可知也間亦附先生季弟耕  
隱先生遺事及先生後孫松潭公詩而若夫  
李詹全伯莫之獄辭連先生解者卽不肖所  
錄有所不得已而作也嗚呼先生旣爲臣而  
盡忠公又爲子而盡孝則此實爲傳家忠孝



之錄而夫思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則抑  
觀是書者思君孝親之心皆可以油然而生  
矣然而其簡褻甚寡止爲巾衍之私而非復  
可以公於世者也最後獲觀潘南先生遺稿  
則亦朴文純公所校正而并之以治川公之  
遺稿附之以儒士公之遺蹟亦潘南先生後  
孫也其編輯凡例實多相類斯皆異矣而况  
又見朴文烈公所撰潘南先生家傳則曰田  
公與先生同旣其守正蹈患必有其迹而於

史無所考可恨然則不肖之今茲蒐輯不謀  
而同有若慨逸稿之獨泯惜遺跡之莫考則  
尤有所區區不容已者而尚恨書籍不備多  
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第未及仰質於  
先正未知後之觀者將以爲如何也然而此  
書庶幾從今而未圖其不滅則姑且竢當世  
君子之有舊義者謹得一言之惠列于卷端  
要以揭先生及公之大體云爾歲在 崇禎  
紀元周甲後閏逢敦梓之南呂朔日庚子後



孫萬英書

嗚呼此吾三先生二節孝一處士逸稿遺蹟也蓋三先生俱以文章德行爲時名宰已有前人之說然若我壑隱先生義辨華夷卓立大節有辭於天下後世若我耕隱先生蔚有大材爲國付托見稱於吾東儒宗獨我耒隱先生國史家乘湮而無稱然內而賢孫爲宗伯外而聖女爲國母其潛德隱行可徵於發於後者以至節孝代出處士守貞而可謂

世濟其美矣獨其逸稿遺蹟久未刊行于世日祥心常慨惋適莅莒城艱備物力八梓于松林寺未數月而訖工自是而一家文獻庶幾備矣亦有以遠體高靈公碧紗籠面之遺志近就吾宗氏積年成書之勤意而無復餘憾矣凡我同宗於以奉遺矩而垂來後俾無忝家聲則幸矣第松林以孔道野寺不可藏板故又謀移置于公州甲寺要以壽其傳茲敢不揆僭猥略記其顛末如此云時戊午三



月日後孫通政大夫行漆谷都護府使日祥  
謹識

三隱合稿卷之二

三隱合稿卷之三

文惠公未隱先生實紀

詩

自杜門洞逃入絕島與蔡多義朴典書同

渡碧瀾津和詩相贈 二首

背皇失義伊誰凶百歲杜門幾子吾

見野史  
下同

終有破亾

隱何功出北之西遠洋島



按此詩或作一絕而韻不叶恐原是兩篇而後人誤合為一故今分作二絕而排言之此以俟後考○又按洪州海島有田橫祠而亦揭此詩令以并公詩推之豈先生嘗入此島而居民慕其柔愛其辭而揭板于祠歟

附文韻

朴湛

共出北門碧瀾渡損益三友君與吾

鵠嶺山

下迷歸路西指首陽問橫島

附錄

林先味曹義生孟氏閔普文官郡事蔡貫河李

孟藝朴湛官典書田貴生官三司左尹兼密直

提學具鴻政丞金冲漢禮議閔安富禮議麗亾

或死或遯俱著忠義

松京志

田貴生官直提學初八杜門洞後逃八絕島謚

文惠號耒隱

南公公轍高麗各臣傳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即麗氏運訖 本朝受命

之際也思臣烈士之徒罔有臣僕之志齊登松

都東南峴掛朝天之冠戴蔽陽之笠因南登不



朝峴各言其志出貴生曰溪入於山耕者誰知

邊公宗胤不朝峴言志錄

當時全節人吉治隱車雲巖外若閑公普文蔡

公費河具公鴻李公孟藝朴公湛田公貴生金

公冲漢閔公安富朴公門壽趙公狷俱表表可

稱而其家乘槩謂始八杜門洞後分散各處

有防續志錄

高麗之凶如圃隱鄭先生固不可尚己餘若吉

治隱金籠巖元耘谷徐掌令李處士之倫皆昭

在於麗史又有李送月金白巖蔡多義田耒隱

諸公雖皆晦於古而顯於今其自靖罔僕之義

一也今無容更評鄭公宗魯杜門同實記

英廟庚申 幸松都駐驛不朝峴感故事賦一

句命諸臣賡進聯句

勝國忠臣勉繼世御製

分明鑑戒在興替都承旨地因人重名猶傳

同副承旨里隔山溪迹自翳右副承旨積累

周開八百年左承旨狂昏秦失萬千計右副承旨



宋教 杜門洞邃餘風聲 記事官 李會元 善竹橋蒸尚

畫曠 別兼春秋 金漢詰 豈但彝倫當日扶 兼春秋 權瑞東 須

看懿節至今揭 廳注書 洪益三 愚衷只願為良臣 修 巽

金尚 聖德宏思鑄盛際 修撰 秉 七字銳珉還

輦途猗歟 褒紘詔來裔 校理南泰齊 不朝峴聯句

高麗忠臣不朝峴 不朝 峴碑

我 聖上即阼之十六年秋九月戒 變輿謁

厚陵歷 幸松都訪古事父老對曰敬德宮之

前麓即不朝峴昔我 太祖大王即定鼎 御

是宮試諸生麗之臣庶不朝走踰于峴峴以是

名其詳有府誌在 上駐駕路次顧瞻咨嗟曰

有表乎僉曰無 上曰此忠臣遺蹟也宜旌而

褒爾守臣刻高麗忠臣不朝峴七字于峴臣若

魯承 命訖伏以思之惟我 聖上遵 先朝

舊事光臨故都撫輿亾之迹而官王氏之裔獎

文忠之節而碑善竹之橋聞勝國之忠義而又

思所以永樹風聲是誠歷代帝王之所未能有

者而我 聖上有之表懿烈扶世教於千百代



之下於乎休哉臣忝守茲土獲觀盛事不勝欽

誦碑既成謹附小識以詔于後 崇禎紀元後

拜庚申冬奉 教建嘉善大夫開城畱守兼管

理使 臣金若魯謹撰 陰記

勝國忠臣今焉在特豎其洞表其節 杜門洞碑  
其廟角製

筆角

崇禎紀元後百二十四年辛未季秋追感杜門

洞前朝忠臣七十二人節 命錄其子孫豎碑

洞中寔予即阼二十七年也 陰記

傳曰今覽松畱狀 聞杜門洞七十二忠溪用

愴意焉特書十四字以下令刻豎表志仍為設

壇致祭於其洞事 傳旨

行狀

公諱貴生字仲耕號耒隱田氏系出潭陽高麗

毅宗時有諱得時擢賢良科一等官至左僕射

封潭陽君諡忠元自是奕世燿赫曰存進賢館

直提學諡靖安曰勝允三重大匡門下侍中諡

貞節曰公逸平章事上柱國諡恭簡曰永僉議



中贊諡仁烈即公祖以上家世闕闕也考希慶  
僉議舍人知榮州事贈奉翊大夫密直司事妣  
熊神徐氏大提學成允女生三子長祿生號壑  
隱次即公季祖生號耕隱皆為麗朝名宰世所  
稱田氏三隱是也公官至三司左尹密直提學  
當麗季見國事日非送家人之湖嶺入杜門洞  
以自靖既革命不欲為臣僕與諸賢掛朝天冠  
戴蔽陽笠登不朝峴各言其志曰溪入於山耕  
者誰知夷齊彼何人曾守西山餓遂以詩相酬

逃海匿跡人莫知其存沒或云洪州海島有田

橫祠揭公詩

詩見遺稿

豈公嘗入此島而居人慕其

義揭之歎嗚呼世代寢邈文獻不傳當時事實  
泯沒無稱可勝惜哉只就稗史中寥寥所傳者  
而考之則松京誌有曰林先味曹義生孟氏閔  
普文官郡守蔡貫河李孟藝朴湛官典書田貴  
生官三司左尹兼密直提學具鴻政丞金冲漢  
禮議閔安富禮議麗亾或死或遜具著忠義高  
麗名臣傳

南相國公  
轍所著

有曰田貴生官直提學初



入杜門洞後逃入絕島謚文惠其曰當時全節  
人吉治隱車雲巖外若閔公普文蔡公貴河具  
公鴻李公孟藝朴公湛田公貴生金公冲漢閔  
公安富朴公門壽趙公狷俱表表可稱而其家  
乘槩謂始入杜門洞後分散各處著於徐尚書  
有防續志錄其曰高麗之亾如圃隱鄭先生固  
不可尚已餘若吉治隱金籠巖元耘谷徐掌令  
李處士之倫皆昭在麗史又有李送月金白巖  
蔡多義田耒隱諸公雖皆晦於古而顯於今其

自靖罔僕之義一也見於鄭持平宗魯杜門洞  
記此皆可徵而又將合刊三隱稿行于世四百  
年堙滅之蹟始傳於後此豈所謂顯晦有時歟  
千載之下讀其書足以墮忠臣義士之淚悲夫  
公配祀溪尹氏祀溪君莘傑女有一男曰漢官  
中即將從公去亦不知所終孫畝官少尹曾玄  
以下榦支漸蕃散在遠近者至今殆千人 莫  
廟庚申歷幸松京 特命設壇致祭于杜門洞  
七十二人仍錄用其子孫嘗聞公後承世有趾



美若退庵九疇靜谷有年性庵佐命禎亭胤武  
俱以文學季友著名于世咸稱公遺風餘芬久  
而不沫於不偉哉公之十六代孫季誦與耕隱  
後裔溶斗累舍褻足謁余文闡幽顧非其人而  
竊有所感不辭而若綴如右嗚呼近世諸儒賢  
以三隱擬之三仁蓋以為至誠惻怛全其本心  
之德庶幾近之此皆出於立言君子之言後之  
尚論者宜無待於荆軻之醫無且也

崇禎五庚寅七月日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

樞府事恩津宋近洙撰

跋文 附

耒隱田公 國初杜門洞七十二賢之一也  
公自杜門洞逃之海島臨碧瀾渡與同志賦  
詩且曰溪入於山耕者誰知蓋其志節高邁  
蟬蛻一世之外長為農夫沒身而無悶是豈  
童觀窺啓之所可窺測也哉公之事蹟與杜  
門洞諸賢見載於松京志又八於不朝峴言  
志錄且洪梅山任鼓山諸賢俱有敘述之文



千載之下庶可以攷徵矣公雖欲湮滅無聞  
與草木同腐而石歷筍出麝過草香是亦天  
理之難誣也公之伯氏號曰壑隱季氏號耕  
隱聯芳齊美難兄難弟世皆稱之以田氏三  
隱吁其盛矣田氏諸宗今方齊會一處刊出  
三隱合稿其追遠之誠敦宗之美亦足聽聞  
壑隱後孫子明甫僕之久要也書寄一通文  
字有所云云蓋以我先祖文正公與壑隱公  
倡明大義同時殉身追憶當日火色不覺感

淚盈襟第念耕隱公受忠惠王遺托輔翼蘋  
孤見稱於鄭圃隱記夢詩仍又請賜節惠名  
垂史策固無餘憾而至若壑隱之尊華攘夷  
未隱之罔爲臣僕可以懼未死之奸諛可以  
立百世之人紀而予今五百年尚未蒙 朝  
家褒典是亦一欠也昔我 正廟在宥時因  
金籠巖謝褒贈事并與其兄白巖齊同爲  
賜諡而白籠諸孫蒐輯先蹟名之以金氏雙  
節錄非獨爲私門耿光有補於 聖代之風



化者大矣疇能以此警咳於 廟堂諸公使  
壑耒二公不至落莫也秉彝好德人心之所  
同抑或有尚論而嗟嘆者否田斯文孝詣來  
訪樊廬示其先祖秉隱遺蹟講述舊說感服  
之餘略撥數語而歸之

崇禎五庚寅七月日潘南朴性陽謹跋

敬題耒隱先生實紀後

愚竊惟我先祖壑隱先生以尊華攘夷之義  
有補於春秋之旨而季氏耕隱先生以主敬  
挾義之學有功於聖賢之門此則前後諸賢  
之贊述已備又何待小子之言第其仲氏耒  
隱先生獨未有文獻可徵故後賢後裔咸致  
慨惜之意焉然以愚論之先生之自言其志  
曰滾八於山耕者誰知卽此一語僂見先生  
早有不求人知之意矣迨其晦跡絕海使斯



民無得而稱焉則易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  
名者正先生之謂也然則其無文字專功而  
不見知於後人豈非先生之素志也歟而乃  
有爲之歎者得無淺之爲知而反爲先生之  
所笑也歟此處義理極微密可與知者道難  
與夫夫言吁其可歎也已今於合刊三祖遺  
文也僭發此意附諸耒隱先生實紀後未審  
先生復起或賜一莞爾也邪姑書之以俟知  
者正焉 崇禎五庚寅六月甲辰樊隱十六

世孫愚敬識



三隱合稿卷之三

三隱合稿卷之四

文元公耕隱先生實紀

詩

壁上詩 七歲作

惟我天君謹奉立百體從令法嚴肅竭誠輔佐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誠子詩

家世相傳何物業孝仁忠義禮廉節人間至寶  
孰如是宣用天下尚不竭其目布在經傳上循



循收舉立真實非真似是害斯道精察去之如  
去疾主敬存心斯學道終身服膺不須失日新  
工課日常在下學成就躋上達一念有差百行  
誤蠻禽狄獸從何別怙功依勢凶難免勤學修  
道終得吉怠忽驕吝誰氏事滅身器家出茲出  
溫良恭儉賢君子特立青史無競烈我之所指  
洛陽道古今由者誰覆轍爾受吾誠傳不極保  
安萬世如今日

上昇

王挽章

倦馭茫茫痛莫追

風塵未洗

無窮恥松柏猶含不盡悲魚水舊臣身已老雪  
霜冥道涕空滋丹心已竭扶顛策歸拜他時庶

有辭

土潔城家藏  
舊牒下同

無題

江雨霏霏江水寒黃昏獨坐望長安海上陰雲  
西北立不知明月落何山

題迎暉樓

去後見思



吾豈敢回頭松嶺暮雲收

文

警學文

要學問須存心要存心須主敬主乎敬則心存  
理得而學無不成也蓋敬兼動靜而無始終惺  
起此心使不昏昧者靜時敬也精辨是理遵不  
差謬者動時敬也忠信進德始之敬也立誠居  
業終之敬也只於靜而不於動則殆釋氏之寂  
滅但於始而不於終則必半塗而廢焉雖終之

而有終意則一罔念而作狂然則敬是何義生  
於禮而為心之主者也致乎禮則敬立而心德  
全故孔子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

跋文 附

此耕隱田公警學文也蓋當勝國之季人文  
未盡闢所尚者梵唄聖賢書東來屬耳知而  
好之者甚尠惟圃隱鄭文忠公為理學之祖  
宗而其橫說豎說亦不可考矣今觀公此說  
以存心為學問之要以主敬為存心之要兼



動靜該始終終以克己復禮爲仁爲究竟法  
者親切著明雖程朱復起宜不易斯言苟非  
真知而實踐者何以與此其有功於斯文亦  
可謂圃老之流亞於乎休哉公傍孫愚子明  
甫有志此事用力於敬有年矣一日持此說  
請書於余仍又願賜一言以爲益勉之資余  
非知道者何以言且子明之必欲表章此說  
者所感發深矣夫感發深則佩服專佩服專  
則體行篤吾知子明之必能深造乎道也余

又何贅然公之傳得洛建正脉子明之克述  
先美亦不可以無書書此以還之 崇禎四  
周旃蒙赤奮若春三月戊申西河任憲晦書  
于鶴山之敬菴

附錄

真贊

鄭夢周

寬和其容整肅厥儀望嚴就溫大德可知主敬  
浹義精研聖學真儒淵泉冢宰器局時人擬望  
可扶明堂君王所期諸葛霍先特蒙付託忠貫



日月遭時不祥仁澤未溢有德無壽難測者天  
稽諸顏子加享六年託隱于耕前王不忘一片  
江華千秋遺芳昔侍座下如八春臺今拜遺像  
只增感歎

又

朴尚衷

先生德容蓋有來矣旣因天姿之明睿又襲家  
教之薰陶自幼奉立天君竭誠輔佐中和之德  
已根於中矣其粹然見於面盎於背者不亦宜  
乎精一執中之學惟茲爲耳是知虞聖濬源流

於齊而吾東矣時之不幸壽之不長天也命也  
先生嘗不貳於斯矣嗟乎二三子縱傷何益矣  
故受先生之素志贊先生之遺象

記夢詩

癸亥十月初八日夜  
夢見耕隱田先生作

鄭夢周

有美一人不可忘飄然馭風遊何鄉天生大材  
如豫章時人有望扶明堂况蒙付託自先王期  
以孔明與霍光嗚呼奄遭時不祥顏夭跖壽理  
杳茫百年心曲誰能詳仰視太空空蒼蒼忽於  
昨夢觀儀形宛爾玉色與金聲綢繆話舊若平



生因說當日峯城行默然如見傷中情相與涕  
泣流縱橫覺來只見霜月清使我懷抱鬱不平

麗史節略

忠惠王復位二年辛巳三月十六日夜王御永  
華樓召八直田祖生論古今治亂以霍光諸葛  
亮之事責之曰時雖異矣予獨不得霍光諸葛  
亮乎卿之忠義大材素所知也此時朝野無出  
於卿之右者王子二人忠穆付託于卿勿忘此  
夜之辭祖生俯伏受教涕淚橫流官襟盡濕

忠穆王二年丙戌王命以閔漬所撰編年綱目  
多所闕漏使李齊賢安軸李穀安震田祖生李  
仁復更為撰定以上

忠定王元年己丑時知僉議事崔濡自元來言  
帝命眠八朝於是盧頊孫守卿李岳閔壽尹時  
遇崔濡奉眠如元時國人皆屬望於江陵君祺  
僉議李穀贊成田祖生代言尹暹等諸臺諫皆  
會議欲沮其行不得焉

晚隱洪載致仕南歸之日朝廷故舊來別于松



京東門外東亭廉興邦訥村裴仲孚陶隱李崇  
仁圃隱鄭夢周惕若齋金九容牧隱李穡陽成  
堂權近泰齋柳方善耕隱田祖生圓齋鄭樞農  
隱崔濯諸公皆有別章而盡失焉只有陶隱一  
詩以傳於世

三年辛卯贊成事李穀卒以田祖生爲贊成事  
王旣立而江陵君仍留元有令望國人幾盡歸  
心朝廷大臣亦大半附之君以尚魯公主之故  
尤有力於元至是立而爲王遣使封府庫收璽

綬以去思史王遜于江華惟朴思慎李岡田祖  
生韓修申德麟等數人從之

恭愍王十六年丁未先是大學館儒生不過數  
十人李穡增置生員擇德行經術之士鄭夢周  
金九容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等皆以他官兼  
太學夏定講學規式每會明倫堂分經授業相  
與論難經義於是學者互相勉勵程朱性理之  
學始興時請祭酒禹倬贊成事田祖生皆以道  
學文行賜諡而又陳安裕文集刊定事



諸家撫實

家藏舊帖曰先生容貌雄偉器度弘毅學問精  
澗文章高邁才能幹世德足濟衆

趙公鎮球知左寧縣時作詩揭板于院壁曰受  
命永華夕功推霍葛奇高風星斗仰苦節鬼神  
知家得三賢重名從八隱堯秦嚴新建廟百世  
有餘師

趙石帆鼎淳蒙求詩三首其一曰慶末潭陽田  
壑隱同胞三隱總成仁仲爲耒隱季耕隱三謚

皆文都絕倫其二曰文章德行三兄弟磊磊軒  
天壑隱光耒隱三傳宗伯宅性菴綽楔發沙祥  
其三曰耕隱孔明霍光託永垂圃隱贊揚詩從  
來有目後人覩可惜見稱良史遺

麗史中國  
稱以良史

高麗贊成僉議府事謚文元公耕隱先生  
行狀

先生姓田氏諱祖生字季耕耕隱其號也系出  
潭陽潭陽之田華胄遙遠其源不可窮有諱得  
時登高麗毅宗乙亥文科官至左僕射參知政



事謚忠元公是於先生爲六代祖而始起家於  
潭陽五代祖諱子存判典校寺事進賢館直提  
學吏部尚書謚靖安公高祖諱勝允知都評議  
三重大匡守太尉門下侍中高陽君謚貞節公  
曾大父諱公逸知諫議大夫三重大匡平章事  
上柱國興陽君謚恭簡公王父諱永判司僕寺  
事匡靖大夫僉議中贊謚仁烈公考諱希慶歷  
舍人朝奉郎知榮州事贈奉翊大夫同知密直  
司事妣熊神徐氏典校寺判事進賢館大提學

成允之女先生以忠肅王五年戊午正月十五  
日生恭愍王四年乙未四月初九日卒夫人平  
山申氏父三重大匡守太尉門下侍中貞忠公  
仁用也生四男長順正憲大夫叅贊僉議府事  
果川君次渰通善郎保寧縣監次滄生員次漑  
別座自是門闌煒赫世踵其美先生五歲讀書  
能綴句七歲讀中庸題詩壁上曰惟我天君謹  
奉立百體從令法嚴肅竭誠輔佐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見者異之已知爲大器忠肅王復



位五年丙子登第時望蔚然先生規度弘毅學問精深作詩以誡子作文以警門生其訓迪之嚴門路之正至今爲後學法程忠惠王復位二年辛巳三月十六日夜王御永華樓召八直田祖生論古今治亂以霍光諸葛亮之事責之曰時雖異矣予獨不得霍光諸葛亮乎卿之忠義大材素所知也此時朝野無出於卿之右者王子二人付託于卿勿忘此夜之辭祖生俯伏受教涕淚霑襟甲申元執王以歸流于揭陽縣王

元子立是爲忠穆二年丙戌王諭以閔漬所撰編年綱目多所闕漏使一代名臣夏爲撰定以上先生與焉四年王薨次子立是爲忠定時贊成事稼亭李先生代其職辛卯元冊江陵君爲王忠定遜于江華先生扈從焉蓋觀於園隱鄭先生記夢詩則此時先生行蹟想必不止於此而家藏遺稿蕩失於兵燹之餘略存其槩先生學問造詣忠義大節足以表準百世而只於諸賢文集中有若干言者至若園隱潘南



兩先生真贊闡揚先生之德業更無餘蘊何必  
多乎哉先生厄於時運以若抱負不能展布萬  
一壽止於顏夭而加六年豈非命耶洪晚隱致  
仕南歸之日先生與牧隱陶隱兩先生及當時  
諸賢送餞于松京東門外語及時事相與泣下  
作詩歌之千載之下尚令人興感嗚呼先生伯  
仲氏壘隱諱祿生未隱諱貴生官皆隆顯且以  
文章德行爲時名宰辛禍乙卯壘隱以門下評  
理同諫官李詹全伯英等請誅奸臣李仁任以

明春秋之大義而被獄辭連及與潘南朴先生  
尚衷同杖流道卒悲夫一門之名節何其偉哉  
正宗己酉列邑士論發奉安先生之靈于宜  
寧坡黍扁其祠曰奉巖卽新德山之下麓也先  
生雲仍雖未大顯於世簪纓不絕支流絲延此  
其餘報之未艾歟麗季諸賢俱得 本朝褒崇  
之典而獨於先生闕焉 當宁庚辰嶺南多士  
疏請 宣額而未報其爲齋鬱蓋可知也先生  
後孫上舍生滄士人有一啓華抱行蹟文字而



來請余狀德余以非其人辭之濂謂余以牧隱  
之裔始若孔北海諧門通好故屢辭而不獲謹  
據東史記實與夫羣賢稱善等語略加刪潤纂  
次于左後之君子其或攷信而無疑否庚辰十  
二月初九日嘉善大夫禮曹參判韓山李愚在  
謹狀

家狀

先生姓田氏諱祖生字季耕諡文元公潭陽人  
耕隱其號也有諱得時登高麗毅宗乙亥文科

一等歷府使至左僕射參知政事潭陽君諡忠  
元公是於先生爲六代祖而始起家於潭陽五  
代祖諱子存判典校寺事進賢館直提學諡靖  
安公高祖諱勝允知都評議諡貞節公曾大夫  
諱公逸大匡平章事興陽君諡恭簡公王父諱  
永匡靖大夫僉議諡仁烈公考諱希慶僉議合  
人朝奉郎知榮州事贈奉翊大夫密直司事妣  
熊神徐氏典校寺判事兼進賢館大提學歲允  
之女生三男長諱祿生號壑隱次諱貴生號耒



隱季卽先生也俱以德行爲時名家先生以忠  
肅王五年戊午正月十五日生五歲知讀書能  
綴句七歲讀中庸而題詩壁上曰惟我天君謹  
奉立百體從令法嚴肅竭誠輔佐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時人皆敬重之忠肅王復位五年  
登第先生器度弘毅學問精深大儲時望忠惠  
王二年三月十六日夜王御永華樓召先生論  
古今治亂以霍光諸葛亮之事責之曰時雖異  
矣予獨不得霍光諸葛亮乎卿之忠義大材素

所知也此時朝野無出於卿之右者王子二人  
付託于卿勿忘此夜之辭先生俯伏受教涕淚  
橫流官襟盡濕甲申元執王以歸流于揭陽縣  
王元子名立是爲忠穆二年丙戌先王與李齊  
賢等更定閔漬所撰編年綱目以進忠穆王在  
位四年薨王弟名立是爲忠定元年己丑先生  
以贊成與諸臺諫會議沮崔濤奉王如元之行  
先生嘗作詩以誡子作文以警後學三年辛卯  
元冊江陵大君名恭愍爲王忠定遜位于江華先



生時爲贊成事與朴思慎李岡韓脩申德麟等  
共扈駕以從焉恭愍王四年乙未四月初九日  
先生卒享年三十八葬于高陽高峯菴桂洞卯  
坐原十六年丁未鄭圃隱金惕若齋諸賢奏請  
先生諡號而賜諡文元公圃隱鄭公潘南朴公  
作眞贊圃翁又有記夢詩先生娶平山申氏三  
重大匡守太尉門下侍中貞忠公仁用之女生  
四男長順然贊僉議府事果川君次滄通善郎  
行保寧縣監次滄生員次漑架閣庫別座果川

君之長子子壽江原道按廉使匡靖大夫僉議  
評理兼進賢館大提學生四男皆仕子 本朝  
長柔通訓大夫司諫院獻納 贈崇祿大夫吏  
曹判書兼知 經筵事次益珍城縣監次晉通  
禮院奉禮次普縣監判書公之子甫原通訓大  
夫鴻臚院奉禮 贈崇祿大夫判中樞府事生  
二男長勳彰信校尉副司果 贈崇政大夫吏  
曹判書次忠生員果川君之次子逢雨嘉靖大  
夫生四男長得露嘉善大夫漢城判尹次得雲



中直大夫次得霖部將次得霞精勇郎將通善  
郎生五男長允種監察次允穗奉正大夫行司  
醞署副直長次允穫次允經直長次允積生員  
副直長公生一男實奉正大夫行高靈縣監生  
員公生一男增別座公生三男長稔合同正次  
穗次稔嗚呼先生之理學真工忠義大節若是  
躬行深造則其嘉言善行與夫著述文章闡揚  
吾道有補斯世者想必多有而累經兵燹之餘  
只存詩文數篇以行于世爲後生之慨惜曷勝

道哉謹以東國史記與羣賢稱著等語參合編  
次于左後之尚論者庶幾可考而信也歟 崇  
禎四壬午春正月戊午後孫啓祥謹撰

遺蹟

先生姓田氏諱祖生字季耕號耕隱潭陽人墜  
隱先生之季弟也高麗忠惠王朝官至贊成僉  
議府事文章德業有名當世忠惠付託甚重擬  
以霍光諸葛亮之事逮至忠定遜于江華先生  
與李岡韓修等同爲扈從其貞忠毅烈昭揭日



星而家藏遺稿略存焉悲夫其著見於諸賢文集者有若圃隱鄭公之記夢潘南朴公之贊真也當初晚隱洪公致仕南歸之日先生與陶隱李公農隱崔公牧隱李公諸賢相餞于松京之東門外語及時事因作歌詩焉粵在 英廟乙亥湖南士論浚發欲奉耒隱耕隱兩先生于長興甘湖書院壅隱公妥靈之所矣事竟未就暨于 當宁朝丙午嶺南士論繼發脲享緝儀于三嘉雲邱晚隱公之院矣越己酉列邑章甫又

爲發論奉安于宜寧坡泰扁其祠曰奉巖卽新德山巖巖之下麓而又况雲仍之世居其鄉乎麗李諸賢俱得 本朝褒崇之典而先生之道德學問姑未叫 閣蒙 允嗚呼惜哉歲丁巳孟冬通政大夫行兵曹參知朴季叅謹識

奉巖書院奉安文

同人

猗歟先生金聲玉色中和之德主敬之學儒林師表聖學淵源霍葛爲期潘圃攸尊一家三難八隱同倫扈駕江都託耕終身德義貞忠愈久



愈光於薦籩豆百世遺芳

常享祝

洪羲綬

精研聖學躬履貞忠警我後進百世聞風

泰巖書院請額通文

右敬通事粵在麗朝忠惠王時故名臣田文元  
公耕隱先生以文章學問爲一世宗仰至今炳  
煥於朝野諸乘潘南朴文正公圃隱鄭文忠公  
爲真象贊有曰精研聖學真儒淵泉特蒙付託  
忠貫日月近世陶谷李公黎湖朴公各有撰述

此大略也慶尚道宜寧縣舊有泰巖祠爲多士  
瞻依之所香燭祀需依例舉行今爲數十餘年  
而但未蒙 朝家宣額之典士林莫不抑鬱將  
欲陳疏請 額而例必有執綱謹悉幸望亟循  
公議如例賜答俾竣大事之地千萬幸甚

太學答文

右文爲敬答事以田文元公之道德學問既有  
妥靈之所而尚稽請額之舉士林齎鬱固當如  
何惟願僉君子卽爲治臨以竣大事幸甚



三原合和卷四  
秦巖書院請額疏

慶尚道儒生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  
拜 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闡學明道聖王  
之治化也崇德報功昭代之令典也至於我  
列聖朝以來一有明聖學闡斯文之賢則或躋  
廟而膺享之或建院而妥侑之又從而 賜額  
賜謚之凡繫倡學扶教之士輔世立節之賢舉  
皆闡揚之褒美之以啓我億萬年無疆之基猗  
歎盛矣曷不休哉恭惟我 主上殿下以膺聖

之姿承傳授之心繼述 先志扶持聖教其於  
崇儒重道褒忠獎節之士靡不用極俎豆之禮  
綽楔之典莫不畢舉而日月之明或有未燭天  
地之大猶有所憾茲敢千里褰足齊聲呼籲於  
黠纊之下伏乞 天地父母少垂察焉於戲謹  
稽顙朝賀成事文元公田祖生生於麗季天性  
純粹學問精深七齡讀中庸題詩壁上曰惟我  
天君謹奉立百體從令法嚴肅竭誠輔佐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其弱冠登第之後以闡明



吾道爲己任與典書洪載文正公朴尚衷文忠  
公鄭夢周文靖公李穡等一代諸賢友善刮磨  
嘗作文以警後學其略曰要學問須存心要存  
心須主敬主乎敬則心存理得學無不成而敬  
是兼動靜包始終者也惺起此心使不昏昧者  
靜時敬也精辨是理遵不差謬者動時敬也忠  
信進德始之敬也立誠居業終之敬也又作詩  
以誡子其略曰家世相傳何物業孝仁忠義禮  
廉節人間至寶孰如是宣用天下常不竭主敬

存心斯學道終身服膺不須失爾受吾誠傳不  
極保安萬世如日常與二兄門下評理右文  
館大提學祿生三司左尹貴生孝友篤至以德  
行文章爲時名宰公退僂講論道學仕於忠惠  
王朝官至贊成事特受託孤之命至以霍光諸  
葛亮爲期及忠定遜位江華之日與大提學韓  
脩等扈駕以從焉此其自幼抱負立朝言行之  
大略也其時朴尚衷爲真影贊其略曰先生德  
容蓋有來矣旣因天姿之明睿又襲家教之薰



陶自幼奉立天君竭誠輔佐中和之德已根於  
中矣其粹然見於面盎於背者不亦宜乎精一  
執中之學惟茲爲耳是知虞聖濬源流於齊而  
吾東矣鄭夢周又爲贊曰寬和其容整肅厥儀  
望嚴就溫大德可知主敬浹義精研聖學真儒  
淵泉冢宰器局特蒙付託忠貫日月遭時不祥  
仁澤未溢有德無壽難測者天稽諸顏子加享  
六年託隱于耕前王不忘一片江華千秋遺芳  
昔時座下如八春臺今拜遺象只增感歎其後

又夢見而記詩其略曰有美一人不可忘飄然  
馭風遊何鄉天生大材如豫章時人有望扶明  
堂况蒙付託自先王期以孔明與霍光嗚呼奄  
遭時不祥顏夭跖壽理杳茫忽於昨夢觀儀形  
宛爾玉色與金聲故右議政臣李宐顯序之曰  
壑隱之弟耕隱而圃翁記夢以感其德容焉故  
判書臣朴弼周又序之曰夫以圃隱之爲百世  
師也而盛稱則卽此而可知公之爲人也其他  
我朝各臣之贊揚其德行者指不勝屈矣蓋其



三國志卷四  
七歲題壁之詩早悟思聖之大道而警學之文  
誠子之詩莫不以主敬勤學爲修身之工則比  
諸顏氏之訓范公之誡尤爲切近而精一執中  
之學出於朴文正之贊精研聖學之工著於鄭  
文忠之撰夫朴鄭兩賢實爲我東儒賢之師而  
祖生又爲兩賢之所推宗則其道德之高明學  
問之精深可謂俟百世而不惑矣是以宿德之  
輝光久而采彰後學之景仰去而益溪嶺湖多  
士相繼發論建祠于巨寧縣扁之曰秦巖以寓

其尊仰藏修之誠者厥惟久矣第伏念麗季名  
賢雖一節一義之士靡不蒙我朝恩額之典  
而道德如祖生學問如祖生者只有鄉社俎豆  
之薦尚未蒙朝家宣額之褒則惡得無士林  
之抑鬱而亦豈非治世之欠典乎臣等幸逢唐  
虞比屋之封得蒙周家育我之恩一欲爲斯院  
請額之舉者積有年所以九重如天尺疏難陳  
見今千載之下遺風不泯一國之中公論愈鬱  
茲不避猥越之罪遠塗封章相率來籲於天



日之下伏願聖明遙追 列聖朝崇報之典

特嘉田祖生純正之德俯採菟言 亟賜華額

以光聖德以幸斯文焉 臣等無任激切屏營所

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當二十季庚辰十月日封疏伏 閣二十三  
日都承旨八侍時舉條徽稟招疏頭儒生入殿

浣口傳 下教  
辭意姑為退待

年譜

高麗忠肅王戊午五年正月十五日先生生于

潭陽府北粟川里之本第

謹按舊說潭陽縣  
枝即先生舊宅云

址故潭陽又老至今傳  
說且載於聖隱逸稿

甲子十一年先生讀中庸題詩壁上

時先生  
年七歲

忠肅王復位丙子五年先生登第當時士大夫

稱之曰學問才德實為幹世濟衆之人

時先  
生年

十九歲○禮授麗史是季春正月丙辰  
賜南宮敏等及第則先生實中是榜

忠惠王復位辛巳二年三月先生八直臺閣王

召對永華樓付託王子二人

忠穆  
忠定

期以霍光

諸葛亮

時先生年  
二十四歲

忠穆王丙戌二年先生與李齊賢李穀等撰定



編年綱目是時從祭酒禹倬講明程朱性理

之學時先生季二十九歲

忠定王己丑元年先生拜贊成時與諸臺諫議

沮崔濡奉王如元之行時先生季三十二歲

先生作誠子詩警學文行于世

晚隱洪載致仕南歸先生與陶隱牧隱諸賢

品餞于松京東門外有送別詩只有陶隱一詩傳于世

辛卯三年先生復拜贊成僉議府事王遜位

于江華先生與李岡朴思慎韓脩申德麟等

扈駕以從時先生季三十四歲

恭愍王乙未四年先生卒享年三十八

夫人平山申氏門下侍中貞忠公仁用之女

生四男長順次滄次澹次漑

丁未十六年圖隱鄭公及楊若齋金公舉太

學儒生上疏以為先生與禹察酒倬皆明程

朱性理之學實為東方士林之宗宜先賜諡

以表率百世而賜先生諡曰文元公



三隱合稿卷之四

圖隱鄭文忠先生百世師也苟有并世之賢  
志節事業與先生同入爲先生所稱引者其  
亦不當沈泯也明矣潭陽田氏一門兄弟有  
三隱者聯芳齊名不讓古三宿三墩壑隱公  
當麗末乙卯黨議之既嚴華夷之辨明春秋  
之義卒以身殉其功與先生同耒隱公見王  
朝屋社偕杜門諸子各言志遂入海生歿雖  
殊自靖罔僕之志則與先生同耕隱公明程  
朱敬義之學受君王霍葛之托精忠貫日月



大德矜士林是亦先生所贊領者也語曰見  
木知山此三隱稿之所以不可不傳於百世  
下者而其遠裔收拾散佚合成一編付諸剞  
劂氏者亦可見爲先之苦血也夫德厚者流  
光三隱後孫之多賢吾梅山先師已言之而  
又有龜齋公實壑谷公潤松厓公得雨叅議  
及稔紫泉公雲祥生員公應周亦皆以忠節  
文行名世賢祖之遺風餘韻可謂彌遠而彌  
長一何盛哉耕隱後孫雨圭要不佞出一語

題其左方昔陶谷李文簡公之爲弁文也自  
謂爲圃隱先生彌甥而不辭不佞亦先生彌  
甥也顧以仰先生若山之岱北之斗者欽服  
三隱公又豈有異同也哉手挹菊露筆而歸  
之 崇禎四癸亥陽月日西河任憲晦書  
合稿弁文蓋爲潭陽宗人作也越在巴酉宗  
人來謂余曰惟我三隱先祖之道德名節無  
愧爲殷之三仁而但遺文散逸爲雲仍之齋  
恨者久矣已自吾宗妄擬合稿之計將以明



春鉞梓而但恨無弁卷之文幸因宗氏之紹  
介而如得梅山洪先生之大手筆則發揮之  
先不爲不燦然願亟圖之余惕然起敬曰俱  
係先事敢不惟命遂與之擔答謁文於先師  
而謹受一通以送之又囑以從速登梓而予  
則因留江上是歲十月始克還庭則先生因  
以遺書曰三隱合稿間已繡梓否遁世之高  
躅罔僕之卓節將就於湮滅無稱斯集之出  
不可以已者也自奉是書旋卽專人探問於

潭陽則兩宗人次第病卒合稿一事東閣已  
久嗚呼事係斯文亦爲氣數所值否自茲以  
還僂屬自己擔斵底事而顧此謏譎旣無幹  
事之才且乏侯巴之誠每對親懿之地則常  
切末遑之歎何幸近自宐春宗中相獲以鎮  
甫慨然以蒐輯先稿爲己任請具畢集而適  
值恩津宗氏之竝舉遂與合力而印役伊始  
亦豈非吾宗之幸耶以余一日之長屬之以  
校讎然余固夔識不敢代斲而竊念三先生



三原台利  
盛德大業炳煥麗史具載於諸老先生銘贊  
之文而今刊合稿特全鼎之一齋耳先生之  
志豈在於遺文之傳不傳也秉尊攘之大義  
諫死而不悔則祖述乎比干見王朝之屋社  
言志而逃海則憲章乎微子任霍葛之專付  
護駕而及世則誦法乎箕子一生行蹟粹然  
出於天理之正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夫子  
嘗許之以仁矣三先生之行果有異於三仁  
之獻靖乎文不期傳而傳之以文者固先生

之大德載此爲後承者其何不篤信而謹守  
乎於是乎書 崇禎五庚寅六月下澣後孫  
秉淳謹識



歲庚寅七月 日恩津墨花齋開刊



